

论费特海洋抒写的 价值向度与美学品质^{*}

孙晓博 高 菲

【摘 要】海洋是费特抒情诗体系中的核心语词、题材及主题。费特的海洋抒写涉及海洋的各种形态,并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指向:以海洋拟构人的精神活动及情感状态;以海洋抒写人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及自然对人的启示与拯救;以海洋象征自然界的自然力及内在和谐与美;以海洋揭示自然界冲突/和谐的转换及循环。费特的海洋抒写既有俄罗斯海洋文学传统的价值延续,也有其个体的独特阐释,同时基于谢林、叔本华哲学及丘特切夫诗歌的影响以及唯美主义美学观念的作用,在美学向度上表现出鲜明的哲思倾向与唯美品质。

【关键词】费特 海洋 价值 唯美 哲思

【作者简介】孙晓博,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高菲,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4—0098—11

自1700年开始的以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为目的的大北方战争起,到1787—1792年以争夺黑海出海口为导向的俄土战争止,海洋扩张贯穿18世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其直接结果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黑海、亚速海等海域获得了重要权益。随着国土海洋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海洋”在俄罗斯文学中开始频频呈现,并由国土元素转变为文学意象及精神价值载体。历经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卡拉姆津、科兹洛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等诗人的创作,俄罗斯文学积累了相当丰富、成熟的海洋抒写经验,以致“海洋”意象的象征意蕴与抒情价值、叙事模式与叙事功能、修辞艺术与表达方式得到全面开采、拓展与构建,并趋向程式化,成为其后俄罗斯文学海洋抒写沿用的固定套路及格式。

费特(А. А. Фет)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度的抒情性和对美的不懈追求而著称。费特的天赋在于他的诗歌能“唤醒人们心中甜美的诗意”。^①作为普希金的继承人,^②费特上承

*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19世纪俄国文学海洋图像的生成研究”(2019CWX03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俄国海洋文学中的普希金传统研究”(2020-ZZJH-309)的资助成果。

① В. П. Ботки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А. А. Фета, http://az.lib.ru/b/botkin_w_p/text_0150.shtml, 2020年10月27日。

② Н. П. Сухова, Мастера русской лирики; А. А. Фет, Я. П. Полонский, А. Н. Майков, А. К. Толстой,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2, с. 23-29.

浪漫主义传统，为浪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同时又直接影响、启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流派。^① 费特的抒情诗涵盖着百科全书式的主题，具有浪漫主义时代的艺术特色，海洋主题（мотив моря）是其全部抒情诗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② 费特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自身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及诗学追求，赋予了海洋以崭新的价值向度与美学品质。

费特对大自然是极其敏感的，这种敏感一方面出于“本能”，如丘特切夫对他的评价：“大自然赋予了另一些人/一种自发的先知的本能，/凭着它他们能够听见/大地黑暗深处的水声”；^③ 另一方面出于“可能”，对费特影响颇深的叔本华“将自然界中的各种力理解为事物内在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与人们直接相通的”。^④ 费特创作了大量自然诗来描摹大自然、体悟大自然、歌颂大自然。他“是大自然的歌手，他一生都在讴歌大自然，大自然是爱情的圣殿，是灵感的圣殿，是美好情感的圣殿。大自然是美的源泉，他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都能感受到美”。^⑤ 费特以及他的自然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恰如马尔夏克的评价：“费特能够聪颖、直接、敏锐地领悟自然界的奥妙……费特的抒情诗已进入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⑥ 作为大自然系统中构成万物基础的四大元素中的水元素，^⑦ 海洋频频得到费特的青睐，成为其诗歌创作及美学表达的独特“元素”以及思索生命、体悟自然、理解宇宙的重要载体。

一、以海洋拟构人的精神活动及情感状态

费特在创作中常将自然界人格化（建立在人与自然相通、同一基础上的联系、比拟，而非单纯作为修辞格的比喻、拟人），以自然现象指示人的精神活动与情感特征。在其诗篇中，费特常以海洋阐释爱情的永恒与纯粹、痛苦与无奈，并表达生命的渴望、死亡的不朽和世俗的喧嚣。

在费特之前，俄罗斯文学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海洋—爱情”表达式，海洋与爱情相互通约，互为表征。“当这种表达出现的时候，它会成为一种条件，让人产生一种像是约定好的一样的反映，所以，在‘条件’和‘效果’之间形成一种程式化的关系，当作为一种‘条件的’（условный），一种‘约定的’（условный）‘程式化语言符号’出现的时候，它会产生固定的反应……一种语言符号（海洋）和一种意义（爱情）就建立起‘等号=’的关系。”^⑧ 费特显然继承了这种表达式，并使其与自己的情感体验紧密结合。

在《米洛斯的维纳斯》（1856）中，费特以海洋的纯洁性彰显爱情的永恒与纯粹。开篇描写了维纳斯雕像的形态、外貌以及气质，继而依托丰富的联想，引入海洋，以海洋元素描摹雕像：白色的浪花与白色的雕像融为一体，喧嚣着、衬托着雕塑的爱情气息以及纯洁、永恒的姿态，“你的整个身上洋溢着热烈的爱情，/沾着大海的白色的浪花，/你凝视着自己面前的永恒，/使一切都俯伏在你的脚下”。^⑨ 雕像、海洋，两种不同介质的物象融为一体，互为表征，边界被消解、跨越。

走出纯粹、抽象、浪漫、概念化与泛化的爱情，回归现实，体验更多的是爱情的苦涩与无奈。

① Е. А. Михеичева и А. И. Лагунов, А. А. Фет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VI Фе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Курск: Изд-во Курск. гос. пед. Ун-та, 2000, с. 266-281.

② И. А. Корозина, Море красоты: Фет-Маринист, <https://readera.org/more-krasotyfet-marinist-146120429>, 2020年11月2日。

③ [俄] 丘特切夫：《丘特切夫诗全集》，朱宪生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④ 景君学：《后现代与当代中国》，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⑤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⑥ 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⑦ [古希腊]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⑧ 李正荣：《莱蒙托夫的英雄诗学——马的，或者骏马的》，《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3期，第36页。

⑨ [俄] 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在《无须躲避我》(1862)中,诗人将“我”与她的爱情投射在“浪涛——花岗石”这组自然现象上,继而以自然现象比拟、宣泄“我”在爱情中的无可奈何及痛苦。费特“把自然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自然界人化,并且让自己的每一缕情思都和自然界遥相呼应……让大自然的一切都化作自己的情感,成为描写自己感受的手段”。^①年轻时期的恋人已在火灾中逝去,诗人曾经拒绝的爱情历历在目,即使现在已经有了婚姻,仍无法忘记曾经的愧疚。如今,“我只想再一次对你说:我爱你!”虽然诗人已无法再见到曾经的恋人。“无须再躲避我”,“我只想迅飞疾驰地来到你身边,/就像在浩瀚海面奔驰的波浪,/去亲吻那冷冰冰的花岗石,/吻一吻——然后就死亡”。^②完成瞬间的结合与爱情的表达,即使只是瞬间:亲吻之后,便去死亡,诗人渴望爱的热情(浪涛)与对方的冰冷(花岗石)形成鲜明的对比,爱而无法倾诉、弥补以及无人言说、迎合的痛彻显现出来。

费特诗中以“浪涛亲吻花岗石”模拟渴望爱情而不得的表达,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诗歌的痕迹: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1825)第一章第三十三节写道:“我记得暴风雨前的大海:/我多么羡慕滚滚的波澜,/一浪接一浪地汹涌澎湃,/满怀着恋情停在她脚边!/那时我多么想跟随波浪/嘴唇贴在她可爱的脚上!”^③普希金以“浪涛亲吻脚趾”表达爱情的渴望与难以企及。莱蒙托夫在《十四行诗》(1832)中以“浪涛——大理石雕像”表达爱情的卑微:“有如大理石雕像屹立在海岸上。/波浪正在它身旁沸腾和翻滚,/而它,一脸无动于衷的神情,/虽不愿把海浪踢开,但也不倾听。”^④可以看出,费特对传统海洋抒写范式进行了参照、吸收与继承。

除却爱情的表达,费特还以海洋展现生命的“潮起潮落”、死亡的永恒不朽以及尘世的喧嚣烦躁。俄罗斯文学在费特之前已经形成了以海洋指示生命、死亡及尘世生活的象征体系,尤其是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中频频呈现。“普希金海洋主题和形象塑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深远”,^⑤但费特笔下的表达显然更加趋于哲理化。比如在《坐到大海边》(1847)中,诗人看着潮起潮落,感悟生命的真谛,赞美青春的力度:“坐到大海边——去等候好天气,/为什么你不去等?/我们的年华如潮汐,/正在渐渐涨升。”^⑥诗人以自然现象——潮起潮落入诗,比拟生命的青春与消退,揭示生命的自然规律,并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心态:生命正在上升,如同潮汐上涨,珍惜时光,抓住机遇,行动起来,不要等到时光逝去,一切不可追。诗篇措辞以及流露出的积极情绪,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五十节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徘徊海滨,等候好天气,/我招呼那些过往的帆船。/何日我才能自由地航行,/与海浪争论以风暴裹身,/在大海坦途上随意奔跑?”^⑦

较之于青年时期积极的生命观念,费特晚年更加迷恋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死》(1878)首先表达了诗人短暂、强烈的生命渴望:“‘我要生!’他大胆地叫喊,/‘即使是骗局!啊,受骗又何妨!’”随即,有感于人之渺小、生命之无奈,转向悲剧化的哲思,走向悲观与虚无——向死而生,死亡即新生,即永恒(бессмертный храм),鼓吹生之假象与死之本真:“如果生是上帝的喧闹的集市,/那么只有死才是他不朽的庙堂。”^⑧死亡主题的表达离不开海洋意象的营造:“我甚至没有想到,这是瞬息的薄冰,/而在薄冰底下是无底的海洋。//逃跑吗?逃往何处?哪儿是真理,哪儿是谬误?”^⑨生的渴望,囿于“生命意志”的驱使,往往走向盲目;生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陷阱。无底的海洋孕育着

① 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316页。

②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3页。

③ 肖马、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④ 顾蕴璞主编:《莱蒙托夫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⑤ 吴晓都:《普希金与海洋》,《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0页。

⑥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第176页。

⑦ 肖马、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4卷,第37~38页。

⑧ [俄]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139页。

⑨ [俄]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139页。

危机，象征着死亡、真实与永恒；上面是薄冰，预示着迷惑与假象。生建立在死亡之上：生，昙花一现；死，才是终极，才是本质，才是“最终的理想的存在”^①。

“死亡和死亡冰冷的拥抱是母亲的乳头，正像大海那样，它把太阳吞没了，却又使太阳在它的深处再生……”^②大海接受死亡，也孕育生命。海洋在费特笔下也由此成为了现实实在、尘世生活、世俗存在的象征。在叔本华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③《在这里停下吧！这里很好》（1855）中，基于对夜晚的审视，诗人展现了一静一动两幅画面、两个世界。“费特把夜的时刻想象成开启宇宙秘密的时刻，通过对夜的洞察，他发现生命有‘两个存在’即‘尘世的生命’和‘不朽的生命’”。^④“这里”，安静——“这里很好，在月光下/地上映出一排参差不齐的松影……/多么寂静！从高高的山峦外，/这里传不到一切骚扰的声音”，象征着远离尘嚣的尘世之外，月光、松影、高山、静寂，孕育着永恒与不朽。“那里”，喧嚣——“我不到那边去，那里，在陡峭的海岸上，/会从脚下滚落滑溜不稳的石块，/飞向海边的沙滩，那里巨大的海浪/涌来，又迅速地退回大海的胸怀……/而那边有浪花涌来——在我们之间轰鸣……/我不到那边去：那里永远是烦嚣的波涛澎湃！”^⑤浪涛涌动、拍击、轰鸣、聒噪，象征着布满喧嚣的尘世。

二、以海洋抒写人对自然的向往及自然对人的启示

“大自然的生命和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人内心的一切活动和变化，是费特诗歌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他重要的艺术发现。”^⑥ 费特“用实体世界的大量生动的细节和人的直觉印象，用听觉、视觉和嗅觉等多方面的感受描绘出运动中的大自然和人的内心状态”，^⑦ 并表达人对自然的强烈向往以及自然对人的肉体—精神—灵魂的治愈（“萌动的无名的感受和隐约的颤动，自然风景画又成为心灵的风景画”^⑧），达到人与自然的交融、和谐、统一，继而从充满欲望与痛苦的“生命意志”中获得解脱。“纯粹的并始终如一的叔本华说：艺术和美的事物把我们从无穷欲望的恼人世界带入纯粹直观的无意志世界。”^⑨ 这种以海洋为媒介，从哲学高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双向把握与深度透视的表达及反思，在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是极罕见的。

《我喜爱许多心中感到亲切的东西》（1842）抒发了作者对美的追求。虽然诗人喜爱许多事物，但最爱的是沿着海湾游荡，因为“这样——我忘怀一切，/在被浪花沾湿的木桨/有节奏的击水声中，/我看着我，已经划了多少路程，/还剩下多少路程，/是否能看见远处夜晚的闪光……//那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想联翩：/这是什么——是现实生活还是梦？”^⑩ 远离尘世的海湾似乎具备某种神秘的治愈力，使“我”忘怀现实，继而，从容、平静、幸福，达到与自然的合一，达到“原初的个体和精神的统一”，^⑪ 实现内心的和谐。“我感到幸福，抑或仅仅是受骗？//没有回答……/船尾拍击着细碎的波浪，/桨儿一动不动，/在清朗的高高的夜空闪着微光。”^⑫ 费特在诗中由景到情的写法，达到良好的

①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99页。

② [法] 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顾嘉琛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80～81页。

③ [德] 叔本华：《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许文妍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④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99页。

⑤ [俄] 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66～67页。

⑥ 马卫红：《整个世界源自于美——费特自然抒情诗的诗性特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0页。

⑦ 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第288页。

⑧ 飞白：《世界诗库》第5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⑨ 赵桂莲：《东方视角观费特》，《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第75页。

⑩ [俄] 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8页。

⑪ [俄] 安德烈·别雷：《怪人笔记》，温玉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5页。

⑫ [俄] 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8～10页。

景情交融效果。诚如他对丘特切夫的评价,也适用于他自己:“当初次看到一对象,思想便会明亮地燃烧,或直接在第二景与情感相交融,或把情感推向深景。”^①

在费特的意识中,海洋是和谐、美丽的,“是纯净的,它去除现实生活的肮脏、庸俗和丑陋,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纯美世界”。^②诗人常通过“梦”的途径实现由“现实”(自我)到“自然”(自由)的进入。在《我梦见那峭壁巉岩的海岸》(1856—1857)中,诗人写道:“我梦见那峭壁巉岩的海岸,/大海在盈盈月光下沉沉入梦,/就像纯洁无瑕的孩子睡意正酣——/我和你沿着静谧的海面飘然滑行,/到处是透明的、波浪般的轻烟,/我们仿若在钻石般灿亮的路途飞腾。”^③“飘然滑行”“轻烟”“飞腾”等极为轻盈的语词,展现了“我”摆脱现实之“重”及融入自然之“境”的轻。该诗的梦想营造、梦境书写及神秘氛围,与丘特切夫完成于1836年的《海上的梦》一诗颇有相似之处,极具深刻的哲思意蕴与象征价值,完全不同于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在《瓦吉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1831年6月11日》等作品中呈现的真实、具体的海上梦境。^④

费特笔下的海洋往往与夜晚、星星相互交织,编织出和谐的场景与深邃的哲理:“在费特的概念中,天空(海洋)象征着肉眼可见的永恒,是人关于永生这一理想的直观体现。浩瀚的天空(海洋)让主人公感到自己是一粒沙,与永恒存在的群星(海洋)相比,他只是极为短暂的瞬间。以和谐和神秘吸引人的高高在上的未知世界同尘世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立。诗人好像置身于时间之外,直接注视着永恒(天空与海洋),‘天空的深渊’(‘海洋’)让他感到亲切,无垠的宇宙向他敞开”,^⑤继而获得肉体—精神—灵魂的治愈与解脱,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诗人从谢林那里继承的浓厚的泛神论思想。^⑥

《大海和星星》(1859)以大海、星星象征自然界,展现神秘自然界对“我们”的启示、治愈,以及“我们”从自然界窥视到的“永恒”与获得的“诗意的享受”和“甜美的秘密”。全诗营造了平和、安静的氛围:沉寂的波浪闪着银光,夜晚披着星星的外衣,美丽、静谧、神秘。“我们”陶醉于这样的状态,“欣赏这两重运动的自由酣畅,/梦幻忘却了僵死的陆地,/从夜空,从夜晚的海洋,/仿佛来自那遥远的故乡,/一股心旷神怡的力量吹进心里”。^⑦海洋作为对立于陆地的空间存在,具有非陆地的属性与品质:陆地是僵死的陆地,海洋是带给“我们”新生、让“我们”摆脱陆地束缚的海洋。大海、星星似乎具备某种神秘的力量,如同家乡,传递出强烈的精神能量,注入“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瞬间忘却、放下“人世那一切令人苦恼的仇恨”,^⑧瞬间感到内心的满足,获得超然、解脱,进入宁静与和谐(“他善于真实地表现大自然给人的朦胧的、微妙的印象”^⑨),“仿佛海洋已催眠得我睡意沉沉,/仿佛你已完全消除了心中的苦闷,/仿佛星星已彻底俘虏了你”。^⑩夜晚平静的海洋、星星,净化了“我们”的躯体、灵魂,消解了“我们”的意志、欲望与痛苦,使“我们”“从意志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关心幸福与不幸,并且我们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⑪“我们”沉醉于海洋,仰望着星空,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朝向美时……我们必须在自然的风景画中忘掉自我,即忘掉我们的意志和个体性。我们必须

① 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第304页。

②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96页。

③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32页。

④ 孙晓博:《论丘特切夫的海洋抒写——兼与普希金、莱蒙托夫比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48页。

⑤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99页。

⑥ 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第303页。

⑦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39页。

⑧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39页。

⑨ 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第286页。

⑩ [俄]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39页。

⑪ [英]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366页。

变成一面我们所沉思的客体的镜子，这样感知者就与被感知者合而为一。”^①《我怀着多么温柔的期望》(1863)似可看作《大海和星星》的姊妹篇，呈现了“我”对自然(永恒)的孜孜追寻与渴求以及自然对“我”的启示、治愈与拯救，“我”与自然互为感知者与被感知者，最终实现合二为一：“我怀着多么温柔的期望/在黑夜里寻找一颗星星！/我多么喜欢它的闪烁，/它的光芒像钻石般晶莹！//它出现在飘过的流云中间，/哪怕在黄昏，哪怕仅一瞬，/它独自在天空射出微光，/它是那样的灿烂，安稳。/……/从夜间像镜子一般的海面上，/它对着我的眼睛颤栗，/包含着爱情、关切和期望。”^② 星星、海洋等自然物质在费特笔下已经“不是单纯的风光，不是陪衬，而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存在，充满了精神和灵性……在诗人眼里，都是活的生命机体，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欢乐和忧郁。”^③ 由此，星光与海洋交叠，与“我”的目光相遇，“我”瞬间解脱，参透生命，读懂永恒，获得了自然赐予的“爱情、关切和期望”，从而达到“生命意志”的解脱。

《星河摇摇欲坠》(1891)首先呈现了一幅极为神秘、和谐、灿烂、宁静的颇有象征意蕴的画面：“星河摇摇欲坠，星光闪烁不定，/倒影于地中海黛绿的细浪鳞波，/我们一同观赏：那点点火星/在脚下飞驰，媲美着天上的银河。”^④ 星光点亮黑夜，又倒影于海洋，点燃海洋，黑夜与大海都变得灿烂起来，一派和谐、静谧。继而，诗人又细腻地描写了“我”的感受(自然给“我”的治愈)：“在某种静谧而赏心的朦胧里，/我凝目这份辉煌，满腔柔情，/似乎你正以魔舵把小船驾驶，/引导我在漫漫海面飞速穿行。//而在大海深处，年轻的女王，/闪光的斑点飞驰在你面前，/这一串串绵绵无尽的亮光，/只有你一人能清楚地看见。”^⑤ 在梦幻里，“我”与夜晚、星星、海洋等元素构成的自然界合二为一，并趋于消匿。“每个人都有一个强烈的个性……在大自然的无机王国里，一切个体性均告消失。”^⑥

夜晚、海洋、星星也是丘特切夫笔下常见的意象群体。费特上述诗篇与丘特切夫的诸多诗作在意象(夜晚、星光、海洋)、意境(神秘、和谐)、哲思(人与自然的融入、和谐相处)层面极为相似。试看丘特切夫的《就像大地被重洋环绕一样》(1830)：“迷人的小舟已从海湾出航，/潮水奔腾，迅速地把我们/带进深不可测的滚滚黑浪。/被那灿烂星光缀满的苍穹/正从高处神秘地向下眺望——/而我们正在海上漂浮游荡，/四周是被照亮的深渊汪洋。”^⑦ 再如《夜的海啊，你是多么美好》(1865)：“波光粼粼的大海啊，/寂静无人的夜中你是多么美好！/……/机灵的星星正在高天之上，/看着你奔腾、轰鸣、闪烁。/面对这波涛，面对这闪光，/我惘然若失，仿佛在梦中伫立——/我多么愿意把自己整个灵魂/沉入你那迷人的怀抱里……”^⑧ 通过对夜晚、海洋、星星等元素的审视、观看以及感悟，“我们”“从一切认识的造物看出去，唯此才能从人类独有的意志奴役中变得完全自由”。^⑨

费特还以极端的方式寻求永恒，即摆脱自我及一切阻碍，通过“彻底的断除(renunciation)”，^⑩“跨越现实存在的界限，进入形而上的、诗化的世界”，^⑪ 继而实现灵魂与自然的彻底融合。《在船上》

① [英] 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第366页。

② [俄] 费特：《费特诗选》，张草纫译，第112页。

③ 马卫红：《整个世界源自于美——费特自然抒情诗的诗性特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0页。

④ [俄] 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67页。

⑤ [俄] 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67页。

⑥ [英] 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第365页。

⑦ [俄] 丘特切夫：《丘特切夫诗全集》，朱宪生译，第88页。

⑧ [俄] 丘特切夫：《丘特切夫诗全集》，朱宪生译，第388页。

⑨ [英] 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第366页。

⑩ [英] 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第367页。

⑪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100页。

(1856) 揭示了海洋元素的深刻力量以及对生命、精神的治愈——“飞驰吧！陆地烟雾般从我眼前掠过！/白色的礁石/在飞驰的船下翻涌，/陌生的力量在震颤！//心脏颤抖，胸中悲戚”。^① 内在（情绪）随着外在（自然）起伏，与外在为一，清除一切欲望与痛苦，达到情感的共鸣与净化——“震颤”。通过“船”媒介，灵魂摆脱了陆地、故乡、尘世的束缚，获取自由，真正的自由，“飞”向永恒，进入宇宙，实现自我、灵魂与自然、宇宙的根本性融合：“远方的海洋徒劳地闪亮。隐形的力量，/将灵魂强行带走，/投入其中。/灵魂似乎已然预见，/那没有船只之日，/我在宇宙飞奔，/故乡在我身后，/渐渐消失于雾中。”^②

恰如论者所指出的，费特海洋诗篇的抒情主人公并不是人，而是海洋，它以自己状态的多样性、宏伟、无边无际、力量和藏于深渊的伟大秘密震撼着观察者。^③

三、以海洋象征自然界的自然力及内在和谐与美

自然力（стихия），指自然界的运动、能量、力量。俄语文学中不少诗人以 стихия 专指海洋的自然力，海洋强大的威力、强大的破坏力足以代表自然界的自然力。^④ 同时，自然界又是和谐的、美的，在自然界规律支配下，和谐运行。费特在系列诗篇中着力描写海洋的动与静，以海洋的愤怒与宁静充分表现、彰显、揭示自然界的自然力以及自然界的内在和谐与美。费特之前的俄罗斯诗人，如普希金，意识、捕捉到了自然界（海洋）的和谐，不过并没有上升到费特诗篇中关于自然哲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而是以纯粹的自然之和谐、浪涛之美比拟诗句之美、诗韵之美。例如“我的百依百顺的诗句，/铿锵有致，天衣无缝。/整齐和谐的诗韵，/有如……/夜晚大海汹涌的波涛，/小河流水的细语涓涓”，^⑤ 仅仅停留在自然现象互相比较、相互比拟的阶段，并没有深入到自然的内在与本质。

《暴风雨》（1854）运用各种修辞，集中展现了暴风雨中海的愤怒与威严，呈现了动态之美、暴力之美与恐惧之美：“风更大了，夜更黑了，/大海更加汹涌奔腾，/海浪拍击着花岗石——/高涨，随即又消退。//愤怒的激浪，它的冒泡的波浪/如此的沉重与密集，/如同生铁拍击着海岸。//如同现在的海洋之神，/无所不能且残酷无情，/用自己的三叉戟威胁，/且激动地说：‘这是我带给你们的’。”^⑥ 诗人用丰富的动词展现暴风雨下的海洋状态：翻滚（бурлит）、拍溅（плещет）、高涨（прянет）、猛退（отхлынет）、拍击（бьет），一系列动词的连续运用，增强了海洋的力度、力量、力道。诗人还恰切地运用比喻，将“愤怒的激浪”比作生铁：沉重、密集、坚硬，海浪冲击海岸，如同生铁冲击海浪，海浪之坚硬、强势、牢固得以凸显。同时，诗人关联神话，将海洋的威力归结于海洋之神波塞冬，无所不能且残酷无情，极具权势，也反映了诗人内在的泛神论思想。诗篇层层递进，塑造了汹涌的海洋、愤怒的波涛、凶神恶煞的海神，展现了海洋之怒、海洋之威、海洋之恶以及海洋的力量之美。

《夜空中的风暴》（1842）以拟人化的姿态和出色的写景能力，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风暴的威力以及风暴下大海的愤怒、咆哮：“夜空中的风暴，/愤怒大海的咆哮——/大海的喧嚣和思考，/绵绵无尽的忧思——/大海的喧嚣和思考，/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思考——/层层紧随的乌云……/愤怒大海的

①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Пб: Издание Т-ва А. Ф. Маркс, 1901, с. 341.

②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41.

③ И. А. Корозина, Море красоты: Фет-Маринист, <https://readera.org/more-krasotyfet-marinist-146120429>, 2020年11月2日。

④ 孙晓博：《论茨维塔耶娃“海洋文本”的生成、建构及表达》，《中国俄语教学》2019年第2期，第71页。

⑤ 肖马、吴笛主编：《普希金全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⑥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6.

咆哮。”^① 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形容词、名词、动词的叠加，完全消解掉了人与自然（海洋）的区隔，勾勒出人与自然界的互通，并展现出自然界蕴藏的巨大能量以及汹涌之美。

“费特对大自然的描写带有鲜明的印象主义特征。诗人竭力捕捉声、光影的变化，表现感官对外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变化的直觉，传达视觉和听觉的瞬间感受。”^② 在以海洋为主题的海洋组诗中，费特从不同角度（视觉、听觉）、不同层面（光影声色），详细描写了不同时间段以及时间临界点上的海洋状态（静态、动态、动静之间），整体上营造出朦胧、静谧的意境与特征，充分诠释、揭示了自然界的和谐与纯粹的美（这也是丘特切夫众多海洋诗篇的基本主题与表达方式），宛如一幅幅秀美的海洋风景画。

《春的夜晚呼吸着安逸》（1854）描绘的是自夜晚到黎明期间的海洋，自然现象与神话人物相互交织（具有鲜明的泛神论色彩）：“春的夜晚呼吸着安逸，/海滨的风不再吹拂，/海湾，闪烁着钢铁般的光芒，/海面上的云朵，/蜿蜒如山，/装饰着远方。//热恋中的福玻斯，带着一丝慵懒，/将与忒提斯入眠，/奥罗拉依旧清醒，/羞于神祇的怡然，/带着明亮的火焰，/奔出水底的宫殿。”^③ 秀美、静态的风景画（海景画）呼之欲出。动词“呼吸”（дышит）衬托着夜晚的宁静，风停息，云蜿蜒，太阳神、海洋女神安睡，黑夜漫漫，曙光女神奥罗拉以“明亮的火焰”瞬间点亮黑暗，给宁静的海洋披上光彩。

诗人“通过此时此刻的感官印象来表现出的具有整体感的统一的画面（海洋画面）”，^④ 由“第一个夜晚”开始，缓缓展开，进入“第二个夜晚”。《请等待一个明朗的明天》（1854）展现了傍晚时分、光影之间的海洋，也即白天与夜晚临界的海洋：“请等待一个明朗的明天。/欢叫的海燕时隐时现。//晶莹的余晖照耀，像一条紫色的光带。//海湾里的船微酣，/旗帜轻轻摇摆，/天远水阔，/远处海天一线，/暗影渐渐侵袭，/光明悄然离去，/不要说：白天已消逝；也别说：夜晚已降临。”^⑤ “海燕的叫声”“日落时分的静谧”“打盹的海船”“轻摇的旗帜”弱化了外在的喧嚣，凸显了海洋的静谧，并预示了明天的晴朗。费特犹如画家，他的文字犹如画笔，描画着天空、海湾、远方，大海与天空消匿、融合于远方，海天一色，显得静穆、安然。

第三个夜晚的海湾景象及“体悟”在《海湾》（1855）中呈现：首先营造了静寂的氛围，交代了“我”与海湾的不期而遇——“这是第三个夜晚，/我的马行走在，/峡谷后山丘里回声嘹亮的路上。/在这个晚上，/走过经年的柳树，/我无意间，看向海湾”^⑥。继而从视觉、听觉角度描写了海湾在夜晚中、薄雾下的安逸状态——“在远方灰蓝色的薄雾中，/海湾似披上一袭银袍，若隐若现。/它安静地沉睡，纵然集中注意，/耳朵也无法在乱石中捕捉它的呼吸”^⑦。随后抒发了“我”的陶醉与感受，假定了“我”与“神奇力量”（волшебная сила）之间的对话（“神奇力量”带给“我”的问候、快乐、安逸），神秘力量将灵魂带入光芒，“我”陶醉于此，并获得全身心的治愈——“这神奇的魔力，令人沉醉。/这个晚上，她对我诉说！/动人的话语中回荡着那么多的问候！/真诚的问候中心儿感到了光明与安逸！/啊，如此的夜晚！轻点走，我的马儿！着急着去哪儿？/今夜的我，无法入眠，直到黎明来临！”^⑧ 恰如叔本华所言，“一处美丽的风景可以帮助我们过滤和纯净我们的思想，正如音乐——据亚里士多德所言——对我们的感情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面对大自然的美景，人的思考达到了最正确的程度”^⑨。

① [俄] 费特，《费特抒情诗选》，曾思艺译，第171页。

② 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第97页。

③ А. А.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5.

④ 彭克巽主编：《欧洲文学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5页。

⑤ А. А.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406.

⑥ А. А.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409.

⑦ А. А.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409.

⑧ А. А.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409.

⑨ [德] 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页。

费特的海洋组诗完全是和谐的乐章与秀美的风景画。《海滨的夜》(1854)呈现了黎明时分静谧的海洋:“启明星开始闪耀,/巢里的鸟儿已停止鸣叫。/森林一片寂然。/谷穗打盹,不动不摇。/天色逐渐变白,/蟾蜍来到了路上。//夜晚慢慢变亮,/月光下的大海静静发呆。/仔细看去,/平缓的海滩,那明亮的石头上,/并排睡着两只海鸥。”^①“启明星”“天色变白”“明亮的石头”标识着黎明的来临。全诗通过细致、敏锐的观察,以极其克制、温柔的笔法,描摹了黎明时分万物俱寂的真实状态与静谧氛围:启明星闪耀,鸟儿沉默,森林安静,谷穗打盹,蟾蜍上路,大海在月光下发呆,海鸥在石头上睡觉……大自然的星辰、动物、植物都陷入了宁静的和谐状态。动静相交,以动衬静,一片和谐。最后,天空渐渐褪色变白,夜渐渐变亮,时间在消逝,自然在过渡。

费特在上述诗篇中描写了自黄昏到夜晚再到黎明的海洋。当夜色褪去,清晨到来,海洋在费特笔下依旧安静、祥和,只是颜色更加亮丽。昼夜交替,规律不变,和谐不变,美亦不变。《晨光熹微!多么美好》(1857)写道:“晨光熹微!多么美好,/安菲特里忒,/你那带着露珠的花冠!/奥罗拉用火焰和珍珠,装点着东方。//海草弯弯曲曲,/向远处的沙地蔓延,/天穹倒映水中,/将海湾点缀得绯红。//绿荫满布的海岛矗立,/寂寂无声,/水洼中的芦苇,/弯曲着,垂向咸湿的海面。”^②不同于傍晚、夜晚时期的暗影、朦胧,晨光、朝霞染红了海洋、海湾,海草蔓延,海岛林立,芦苇弯曲,清晨和谐、静谧的氛围弥漫整个自然界。

四、以海洋揭示自然界的“冲突/和谐”转换及循环

“大自然通过一些自然活动诸如火山喷发、海啸、地震等自然力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着物质的转化和能量的循环。”^③通过冲突、转化和循环,“自然不加思索地,一步一步地超越自己,它通过局部实现自己,它对局部漠不关心”,^④最终实现平衡、和谐。

《大海的远方沉浸在雾中》(1857)通过海洋的两种状态,展现了两幅截然相反、对立的画面——化愤怒于平静,由冲突到和谐:“大海的远方沉浸在雾中,/在那里,船儿似被雾掩盖。/日复一日的怒涛/冲向我站的海岸。//我认真地迎视着,/我关注的那朵浪花,/用她尖锐的脊梁,/撞向潮湿的礁石。//从容的海鸥迎击着波浪,/灵敏的翅膀毫不震摇。/但巨大的浪涛轰鸣而来,/像一面沉重而透明的墙。/海鸥拍击着石墙,/响亮地、向它冲去。”^⑤一系列的动作铺排,充分展现了冲突之猛烈以及海洋自然力之激昂。随即,“风,将拍击的泡沫,吹散飞扬”,^⑥一切趋于平静,趋于无形,归于和谐。

“在自然界里,我们随处可见斗争、角逐、冲突,和胜利与失败的毁灭性交替。”^⑦《昨天我和你分离》(1864)以两幅完整、对立、循环的画面展现了自然界的冲突与和谐:首先,浪涛愤怒,咆哮,汹涌,“昨天,我和你分离。/心撕裂成片。脚下,/海底深处浪涛汹涌。/一浪接一浪翻涌,/咆哮着敲击我的海岸,然后破碎,远去”。^⑧冲击之后,趋于消散,平静之后,再次冲击,周而复始,“新的波浪又在雾气中成形,/向天地发出狂暴的责难,/仿佛,冲毁尖石的阶梯,/打碎坚固的岩

①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405.

②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1.

③ 李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94页。

④ 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第47页。

⑤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2.

⑥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2.

⑦ 刘睿铭主编:《西方哲学的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⑧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8.

石，/是它们永恒的目标。”^① 继而，浪涛再次平息，海洋再次平静，和谐再次凸显：“而如今，如同我的灵魂，/波浪闪着光芒，微微喘息，/躺在峭壁之下，/沐浴着月光，/月光笼罩的大地微微发光，/美妙的乐曲，轻轻唱响。”^② 冲突只是短暂的表象与过渡，和谐、平衡才是本质与终极。

费特在文本中不断将自然界中的冲突、矛盾与平静、和谐并置，“自然界应该被看成一个各种不同等级意志间相互冲突的领域”，^③和谐需要冲突，“不断将冲突纳入其和谐中而得以加深”。^④ 除此之外，费特还特别注意冲突之后、和谐之前的过程性、阶段性描写，以及渲染冲突之后的震撼与新生。《暴风雨之后》（1870）聚焦于暴风雨后（冲突过后）的画面：“灰白的雷雨疾驰而过，/在蔚蓝中扩散。/海面微澜，/因风暴无法镇静。//狭窄的舟，奔忙之后，陷入睡眠，/像个因可怕思想生病的人。/只有被惊慌遗忘的/帆，折叠着，寂然垂下。”^⑤ 晴空虽然出现，但风暴的威力、“恶毒”并没有完全散去，大自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从冲突到和谐的过渡阶段：海浪因为风暴余威偶起波澜，独木舟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变得虚弱，帆开始下垂降落，一切都需要恢复，都正在恢复。森林披着露水，青翠欲滴，焕发着新的生机：“岸边清新的森林，/带着滴滴露珠，纹丝不动。/获救的一刻，明亮，柔嫩，似哭似笑。”^⑥ 暴风雨，带来绝望，也带来新生。大自然历经冲突，重新获得平衡与和谐。

《风暴搅起浪花》（1892）同样揭示了“冲突——和谐”的相互依存与彼此转换：“风暴搅起浪花，/海中白色的浪花，/风驱使拍打着排排浪花/在荒原之上。//宝贝，虽然在深渊漩涡发黑，没有沸腾时，只有一个/大船成功逃生！//我还是怜悯你！”^⑦ “你”乘船逃离风暴、大海深渊，获得了安全，但也错过了风暴之后的新生、宁静、美丽与和谐，所以，“我还是怜悯你”。“你”错过了风暴之后的风景，而“我”错过了“你”——“我”眼中的风景，“但有一件事/想起就难过，因为/雨和雾之后/再不能看到你”。^⑧ 情感与哲理、唯美与哲思、诗意与哲学在诗中和谐共存。

不同于上述诗篇的动静转化，费特在《拍岸浪》（1856/1857）中呈现了由静到动的过渡。诗篇首先展示的是冲突之后的平静状态：“悬崖峭壁。荒漠中的炎热和梦境。/沙子和作响的砂石在周围。/远处，海浪向地堡叩首。//失去了惊人的力量，/无法触摸红色的峭壁，/地中海巨浪，最后一次反射着亮光。”^⑨ 该诗开篇渲染出沙漠的氛围：荒凉、炎热、干燥，周围布满沙子和石子。远方，海浪无力地拍打着，柔和、平静。继而，诗人“追忆起”海洋的另一种状态，蕴藏力量的本能状态——汹涌、搏击：“忘记了激荡时刻，/它沿着缤纷的浅滩奔腾，/折射着蓝色的水光。/遇到屏障，波浪依然翻涌，//泛起珍珠般的泡沫，/奋起与峭壁搏击。/用自己深处桀骜的水流/在临死前威吓着一切。”^⑩ 和谐孕育着冲突，冲突之后归于和谐，冲突与和谐互相转化、相互依存，不断循环。

五、结语

“海洋”是费特创作体系中的高频率语词，承载着费特的情感投射（爱情）、哲学思考（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与自然体悟（人与自然、自然的内在与外在）。费特视海洋为自然界的象征，抒

①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8.

②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8.

③ [英] Anthony Kenny:《牛津西方哲学简史》，陈晓曦译，第365页。

④ [美] 杜兰斯：《哲学的故事》，蒋剑锋、张程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⑤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7.

⑥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7.

⑦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5.

⑧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5.

⑨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3.

⑩ A. A. Фе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А. А. Фета в 3-х томах (том 1), с. 393.

写了不同时间(黄昏、夜晚、黎明、早晨)、不同角度(视觉、听觉、光、影、声、色)、不同情景(晴朗、暴风雨、暴风雨之后)、不同形态(静态、动态、动静之间)、不同媒介(现实、梦幻)下的海洋,蔚为大观,既呈现了自然界生动、逼真的“海洋风景画”,又展现了诗人全面、系统的“心灵风景画”。费特从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那里汲取了灵感、题材、主题及表达,如海洋与爱情的结合,海洋作为生命(尘世、生活)、死亡的象征,比拟手法的运用等。“可以确定地说,费特全盘吸收了海洋主题(无论是从它的浪漫主义深度还是多样性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费特在这个主题的创作上具备自己的独特性和原创性。”^①在谢林、叔本华哲学以及丘特切夫自然诗和自我唯美主义美学的深刻影响下,费特的海洋抒写表现出深刻的哲思意蕴(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彰显人从自然意志中获得的启示、治愈与解脱,揭示自然规律及本质)以及鲜明的唯美倾向(表现海洋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纯粹的美,并无任何道德负载与社会功能)。诚如别雷在《回忆布洛克》中对费特诗歌和哲学的评价:“唯美主义就如直观,作为从意志解放的形式成为沉寂几百年的哲学的结果,费特为此流露出这种心情。”^②哲思意蕴与唯美倾向构成了费特海洋抒写的价值向度与美学品质,或说费特海洋抒写的底色是哲思与唯美。在19世纪的俄罗斯海洋文学中,费特的海洋抒写更贴近于丘特切夫,或者说,他与丘特切夫共同开辟了不同于普希金、莱蒙托夫传统经验的新的抒写范式,即以哲学介入文学,直观、印象式抒写海洋,并以海洋象征自然界,抽析美感,表达哲理,营造梦幻,指示神秘,揭示冲突,诠释和谐,使海洋在传统经验之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海洋在费特笔下被高度哲理化与唯美化,并由此承载着费特独特的生命标识、深邃的哲理思索以及极致的美学追求,在俄罗斯文学的长河中继续向前奔腾。

(责任编辑:权达 王华)

Research on the Value Dimensions and Aesthetic Quality of the Ocean Writing by A. A. Fet

Sun Xiaobo Gao Fei

Abstract: “Ocean” was the core word, subject and theme of Fet’s lyric poetry system. The ocean writing by Fet involves various forms of ocean and presents a multi-dimensional value orientation: “ocean”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piritual activities and emotional state of human, to describe human’s yearning and pursuit for nature, to show the revelation and salvation of nature on human, to symbolize the power and the inner harmony and beauty of nature, and to reveal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ycles of “conflict/harmony” in nature. The ocean writing by Fet not only continues the values of the Russian maritime literary tradition, but also presents its own unique interpretation. Meanwhile, based on the influences from Schelling and Schopenhauer in philosophy and Tutchev in poetry,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concepts in aestheticism, the ocean writing by Fet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philosophical tendency and aesthetic quality.

Keywords: Fet; ocean; value; aestheticism; philosophy

① И. А. Корозина, *Море красоты: Фет-Маринист*, <https://readera.org/more-krasotyfet-marinist-146120429>, 2020年11月2日。

② [俄]安德烈·别雷:《怪人笔记》,温玉霞译,第355页。